

珠还传奇

第一章

依山傍海的白龙村，沉浸在静谧的夜幕中。这座村落大都是些低矮木屋和泥砖瓦屋，是典型的采珠蛋民的聚居点。已是午夜时分，潮水正在上涨，珠民经过一天的艰苦劳动，都已精疲力竭，正在酣睡中。夜，静悄悄的，只有白龙的海面上，不时传来此起彼伏的波涛声和海鸥的尖叫声。

此时，海边突然传来“嘟、嘟、嘟”的螺号声，打破了白龙寂寥的夜空。人们都从梦中惊醒过来。这扣人心弦的螺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这螺号声告诉人们，海上的倭寇又要来廉州府东南沿海掠劫了。

自赵宋皇朝宝佑六年开始，倭寇便在廉州府大肆掠劫了。起初倭寇只是在海上进行抢劫活动；可是到了洪武年间，倭寇便在沿海村庄抢劫财物，虏掠妇女。因此明皇朝便下诏在廉州府沿海建八个寨并建白龙城和永安城以及增加沿海卫所官兵，防卫廉州沿海。然而每当倭寇入侵时，卫所官兵不战而退。沿海蛋民饱受倭寇蹂躏之苦，难以言说。因此沿海蛋民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抵抗倭寇的入侵。

金俊老汉的家，微弱的灯光从窗户射出，金老汉听到螺号声知道海面发现倭船了，便取出金、邓两家珍藏的一颗酒杯大小的宝珠，用红布包裹着装进木盒里。老汉望着宝珠心潮起伏，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双眉紧锁，思绪万千，情态木然。他看到这颗宝珠又想起了三年前为采这颗宝珠在红石潭葬身鱼腹的老伴；三年前为了缴交朝廷贡珠，金俊夫妇和海生等人便冒险闯红石潭采珠。红石潭是杨梅池中的一处风浪最大、鲨鱼最多、然而也是珠螺最多最大的地方。正因为红石潭鲨鱼多和风浪大的缘故，所以从来没有人敢到红石潭采珠。官府逼珠，急如星火，金俊老汉迫于无奈只好和妻子商量闯红石潭了。“今儿我要闯红石潭了，横竖是死，只好将老命一拼。”

“你就不怕死，村里许多青年后生都没敢去，何况你……”金俊妻子阻止丈

夫，“你千万别冒这个险……”

金俊神情凄然地对妻子说：“我今儿要拼了，你在船上配合我，如遇鲨鱼，你就将两只鸡的头斩断丢进海中……”妻子知道丈夫的脾气，凡是他下决心要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金俊嘱咐妻子凌晨三鼓开船，在红石潭附近等待退潮采珠。金俊还叮嘱妻子，不要让孙女知道。

东方刚发白，金俊夫妇便悄悄的驾船出海，他们到红石潭附近便停船抛锚等候退潮采珠。这儿的海浪足有一丈多高，海风呼啸着，金俊的珠船一忽抛上浪尖一忽跌入深谷。成群的鲨鱼隐隐约约在不远处追逐着猎物。

金俊老汉在年青时也是白龙沿海的采珠能手，他潜入海底呆上半个时辰是平常的事。金俊不但水下功夫了得，而且还练得一身好拳脚，他在海底与鲨鱼搏斗不知多少回了，总没被鲨鱼伤害过，但他从来也没敢闯过红石潭。这一次知府和太监逼珠上贡朝廷急如星火，如无珍珠交纳，不但挨板子，还要坐班房。如今金俊只好铤而走险闯红石潭了。

将近午时，海水退潮了，海中的一些暗礁又隐约可见。金俊嘱咐妻子：“如发现鲨鱼群，就摇动绳子，并把生鸡斩断头丢进海中……”妻子黯然无语，只是忧伤地点头。金俊系着珠刀和网袋，并取出长绳，一端系在腰间，一端系在船舷，便潜入海中。

红石潭方圆几百丈，海底怪石嶙峋，珊瑚丛生，一尺来大的珠螺便生长在珊瑚丛中和岩石间，当金俊将几个大珠螺放进网袋时，腰间绳子频频震动，又见一缕红晕从海面沉到海底，他意识到鲨鱼群来了，正要游上海面，这时几条大鲨鱼张开大嘴露出剑样的利齿向他冲来，他急忙闪到一块礁石旁，躲过了鲨鱼的袭击，另一条鲨鱼从旁边向他冲过来，金俊挺着渔叉朝鲨鱼的腮部狠力刺去，鲨鱼被刺中了，它痛得上下翻滚，搞得海底泥沙拂扬起来。这时金俊看到不远处又有一群鲨鱼朝他游来，可是当鲨鱼将游近金俊时，忽又向海面冲去，原来鱼群发现生鸡

的血晕，便都钻出海面争食猎物。此时金俊趁着混浊的海水掩护，乘虚钻出了水面。然而当金俊钻出海面时，只见珠船翻了个底朝天，血晕未退，金俊惊呆了。原来鲨鱼群争食生鸡时将金俊珠船搞得翻了过来，妻子也葬身鱼腹。

媚川姐妹一早起床便不见爷爷和奶奶，感到奇怪，便到处寻找却无消息。当发现爷爷的渔叉和珠刀也不在家时，她们更感到疑惑。于是一个劲地跑到海边，发现爷爷的珠船已无影无踪。便意识到爷爷和奶奶瞒着她姐妹俩去闯红石潭了。

媚川急忙赶到海生家，将情况告诉海生。“红石潭危险，我得马上赶去。”说罢海生系了珠刀，和媚川一起摇着小艇赶到红石潭。

时值落潮时分，金俊抱着一块木板随着波涛漂流到珠龙沙附近的一个干出礁上，他茫然四顾，等待涨潮前来往行船发现他。如果涨潮淹没干出礁，他又不知道要漂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海生和媚川摇着小艇在红石潭转了一圈没有发现金俊的踪迹，又向深海摇去，在珠龙沙附近的礁石上发现了金俊。他们惊喜地指着蹲在礁石的金俊：“爷爷，是爷爷。”海生急忙将小艇摇向礁石，将金俊救上了小艇……

金俊老汉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他的小孙女媚澜紧张地催着：“爷爷，快……倭贼快来了。”媚澜紧张地把安放在墙角的大水缸移开，拿起锄头就往地面上猛挖起来。

屋外，大雾弥漫，东方灰蒙蒙，不时有宿鸟扑簌簌地从树林中惊飞起来。这时远远近近的螺号呜咽中，混杂着隐隐的人声。金俊的大孙女媚川身着夜行衣，脚蹬皂靴，头缠丝巾，腰系武功带，手握双剑冲进门来，催促着：“快点，倭船出现在白龙港海面了……”金俊将宝珠紧紧握于胸前，喟然长叹：“唉，豺狼当道，水深火热，这样的世道，几时能有尽头！”他将宝珠装进了木匣，埋入媚澜所挖的坑子里，媚澜急忙把土填平，又重将水缸移归原处，随即利索地清理好周围的浮土。这时蛋屋村外传来“嘭、嘭、嘭”的铜锣声夹杂着犬吠声，由远而近。

健壮、英俊的海生与观升提着镜灯向金俊家走去，媚澜眼尖，早就迎了上去，迫不及待地问：“海哥，情况怎样？倭贼可是当真的来了。”

“还远着呢，贼船在雷州府徐闻县登岸。”

海生愤愤地说：“我刚从白龙圩经过，守海官兵闻讯逃跑，纵兵抢劫了白龙圩，惨哪！”

夜已很深，白龙圩一片宁静。官兵打开城门，护着骑着高头大马的监守珠池太监向廉州府方阿奔去，一队明火执仗的官兵在白龙圩上大喊：“倭贼来了，赶快逃命啊！”，白龙圩的百姓在梦中惊醒乱作一团，纷纷收拾细软扶老携幼的奔逃。此时，官兵在纷乱中纵火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强奸妇女。顷刻间，白龙圩哭声震野，火光烛天。

媚川听了海生的陈述，愤懑地骂道：“狗官兵，就只知道杀人放火，那能指望他们给百姓救难解危！看来，抗倭保民，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海生：“可不是，我们蛋屋村众乡亲，加上四乡珠民、渔户，就抵得上一堵铜墙铁壁，还有英罗寨的义军兄弟也开来助战。”媚澜闻声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拉住海生：“还不快进屋里去，海哥。”这时金俊老汉在屋里迎了出来：“海生，前边来了什么消息了？”海生：“倭贼窜向徐闻去了，这两天不会来。”

金俊对海生：“明天一早你和观升去英罗寨和张武大哥联系，部署一下‘关门打狗’，给倭贼一点厉害。”

媚澜：“爷爷，‘关门打狗’，我和姐姐也要见见世面了。”

金俊：“可你得听指挥哪！”

媚澜一听爷爷说，欢喜得猛地双脚一跳，腾空而起，双脚落地时，转身一个连环腿，接着来个金鸡独立架式，说：“倭贼如果进入白龙港，叫他们有来无回。”

观升：“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阿澜的内家拳真不赖呢！”在场的人都豪迈地笑了。

媚澜绯红着脸：“海哥，进屋里坐吧！”

海生、观升等一同走进金俊家。他们坐定后，金俊便对众人讲述这次抗击倭贼的部署：“这一次我们来个‘关门打狗’。倭贼如进犯白龙港，我们来个坚壁清野，妇孺小孩撤到十里外的密林中隐藏，我们分三队人马：一队由观升带领在牛屎港隐蔽，一队海生带领在白龙港海面，我带一队则隐蔽在白龙港岸上一里处。当倭贼进入白龙港的木桩铁索处，海生即与倭贼接战，向倭船抛掷火球，发射弓箭。这时，观升即在牛屎港向倭船包抄过来，袭击在白龙港外面倭船，观升这时且战且退，佯装败阵退到大冠沙一带。张武大哥看到宁海寺烽火，即率一队人马等待在乌泥岛海面。倭贼如果登岸，我在岸上与之交战，观升即从火禄臀岸急返蛋屋支援。假如倭贼向西逃窜，观升则在大冠沙截其后路，如其向雷州方向逃遁，张武大哥则在乌泥海面断其退路。无论向东或向西逃遁，我与海生均全力追击。”

息了一息，金俊又对海生说：“你与观升去英罗寨将我们意图对张武大哥说明，他们看到宁海寺烽火便迅速带着人马在乌泥海面严阵以待。”“海生、观升等人连连点头。接着金俊又补充说：“阿强和阿澜组织和掩护全村妇孺老人撤退。”

媚澜嘀咕着：“爷爷，怎么搞的，要我去看小孩和老人……”

金俊严正地：“你不要啰嗦，少了一个老人和小孩我唯你是问！”

英罗寨在白龙港东面约十几里。这里群山环抱，古木参天，海边岩石如刀削。港外几公里有一乌泥岛，为英罗寨屏障。这里港叉纵横复杂，海底礁石嶙峋，暗礁和干出礁累累如林，易守难攻。这里的义军大都是抗税珠民、渔民和农民，他们在头领张武的带领下，集结仇英罗寨反抗官兵，官兵奈何不得。头领张武是营盘青山头珠民，前几年因与十几个珠民杀死了守池官兵闯进官府封禁的珠池采珠，被官府通缉才逃到英罗寨聚众造反的。张武与金俊同拜在白龙宁海寺的挂单和尚门下习武，拳脚了得，使一柄大刀出神入化，变幻无穷，还精使暗器袖镖，百步之内百发百中。张武带领英罗寨义军在附近海面采珠捕鱼，拦劫过往英罗海

面的官府和豪绅的船只。官兵曾屡次派兵围剿，也无可奈何。官兵在海上进攻，义军就撤进深山老林，化整为零乘夜袭击官兵，官兵从陆路进攻，义军大部份乘船撤出英罗海面。等待官兵撤退时，海上义军则在青山头一带登陆截击撤退的官兵。廉州府总镇官兵协同永安千户所官兵，几次进攻英罗寨义军都以失败告终。明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永安千户卫所千户带领官兵 200 多人从永安出发经新圩到达英罗围剿义军，英罗义军则从海上迂回到永安，一举端掉永安卫所老窝，把卫所衙门和巡检署及盐场大使衙门烧得一干二净，待进攻英罗寨的千户闻讯赶回永安时，沿途又被义军截击，穷追猛打，溃不成军。等千户逃回永安时，眼前是一片废墟。自此之后官兵不敢冒然进攻英罗寨。

当海生和观升驾着小艇到达乌泥岛附近时，岛边便有两艘快艇向他们驶去，这时海生和艇上义军交换过符号之后，哨兵便引海生和观升小艇驶向英罗寨码头。英罗寨码头两旁各有哨楼、沿石级而上两旁便是营房，再几十米便是英罗寨大厅，厅前有一演武场，几个小头目在训练二百多个义军演练单刀藤牌，一个义军小头目招呼海生和观升在大厅少候，自己奔到后堂报告张武。张武听到海生和观升来了，便匆匆走出大厅：“嗨，海生兄弟，许多天不见了，金俊大哥可好？”海生和观升连忙拱手：“张武大哥好，金俊大爷时常都记挂着你呢！”张武和海生、观升分宾坐下，一个义军斟过茶后，张武迫不及待地：“倭贼这两天抢劫徐闻县民乐村，过一两天可能犯白龙，你们要早作准备。”海生：“我们就为这事而来，这次抗倭希望你们大力协助。”张武：“都是邻村，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海生掏出金俊书札递给张武：“关于这次抗倭计划都写在上面，大伯征求你的意见。”张武细细看过金俊的书札，拍案叫绝：“好，按大伯计划行事，给倭贼来个迎头痛击。”

海生：“以宁海寺烽火为号，请派人日夜注视。”

张武：“按大伯计划行事，我们枕戈待旦，叫倭贼有来无回。”

合浦白龙湾，夕阳的余辉映红了整个珠母海，珠母海金波鳞鳞，海鸥翱翔，采珠，捕鱼蛋民，扬帆返航，港湾一片喧闹。海湾的南岸，宁海寺依山傍海，松风微吟碧波拍岸，与清磬木鱼声相应和，宁海寺方丈老清和尚手拿佛珠，伫立寺门眺望大海。

老清和尚法号惠清，俗名黄国柱，原籍福建泉州，幼年父母双亡，孤苦无依，为嵩山少林寺游方和尚收养为少林寺俗家弟子。少年跟武僧教头习少林拳并精气功，善使双刀。年长返泉州省墓，因遇一老人被一恶霸殴打，国柱上前相救打死恶霸，被泉州府通缉，后返少林寺落发为僧。惠清游方至宁海寺被该寺主持挽留为该寺方丈。

这几天倭贼抢劫徐闻沿海村庄，老清和尚负责监视海上倭贼动静。发现情况便点燃海边烽火。

陡然间，风起水涌，海鸟疾飞。两艘快艇劈波斩浪的驶向白龙港湾，艇上珠民手拿螺号‘呜、呜、呜’的吹起来。此时老清和尚迅即点燃宁海寺旁边的烽火。

珠母海上十几艘倭船逐潮而来，身穿红衣手持倭刀、鸟铳横眉怒目的倭贼，簇拥船头。

这时蛋屋村的珠民看到宁海寺的烽火，便也吹起了螺号。接着附近四乡的螺号此起彼落。顷刻间，金俊、海生、观升等一百多人，个个手执器械聚集在村头大榕树下。金俊扬高嗓子：“阿明，阿川你们带几十个人掩护村中妇孺老人小孩撤到端田，不准遗漏一人，”阿明应了一声：“是！”便和媚川、媚澜等十几个人转回村中，逐户清点老人妇孺和小孩，向端田方向撤走。媚澜左手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右手搀扶着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妇人，她嘟哝着：“爷爷瞧不起我们，我们成了小保姆啦！”媚川在一旁走过去，帮媚澜扶着老妇人：“不要啰嗦，快走！”她抱着小孩急匆匆地追上了大队。

金俊老汉布置撤走妇孺小孩后，对观升：“你赶回牛屎港，指挥你的船队在

倭贼后面佯攻，且战且退，退到大冠沙待命。”金俊老汉最后又叮嘱观升：“一切听惠清和尚指挥！”观升带着几个人奔回了牛屎港。

最后金俊和海生各带一队人马到白龙港边迎击倭贼。

金俊和海生各带一百珠民到白龙港后，海生一队乘船在港面布放铁索、木桩，正面迎击来犯的倭贼；金俊的一队人马即在港岸附近隐蔽，接援海生在海上作战的一队人马。

暮色苍茫，倭船闯进了白龙湾，突然倭船上发出一片惊呼，一部份倭船已碰撞在纵横交错的铁索上，不能转动；一部份倭船则撞入大木桩的牛角巷里，进退两难。倭贼在船上乱作一团。惠清和尚在岸上看得真切，猛力撞响了宁海寺的大铜钟，宏亮的钟声，一阵紧似一阵，传遍了整个海湾。

苏观升在牛屎港听到了宁海寺的钟声，迅即率船队包抄倭贼船队的后卫。佯攻白龙港外的倭贼。观升在与倭贼交战时，且战且退向大冠沙方向疾驶。

白龙港里，一声忽哨，海生的船队向撞进铁索，木桩的倭船猛攻。顷刻，矢石齐发，呐喊声震天价响，珠民用喷筒一齐向倭船喷火、抛掷火球。火烈风猛，白龙港海面烈火腾空，倭船檣倾楫摧，大都灰飞烟灭。

侥幸登岸的倭贼又遇到隐蔽在岸上的金俊的一彪人马的突如其来的攻击，倭贼措手不及惊惶失措，纷纷被珠民砍毙。

倭贼前后受敌，损失惨重，倭贼船队主舰见势不妙，便指挥船队向西逃窜，这时隐伏在大冠沙的观升一队人马，正一字排开拦住倭贼退路。倭贼主舰只好又向雷州方向逃窜。海生的一队人马在后紧追不舍。

英罗港的义军头目张武看到宁海寺的烽火，当即率船队在乌坭岛海面分前后梯队严阵以待。

当倭贼船队逃到乌坭岛海面时，又受到英罗寨人马的阻击。这时东南风正起，倭贼船队欲进不能，倭贼纷纷落水，死伤过半，当倭船转舵准备向西南深海逃窜

时，海生和金俊的船队赶到，海生在快艇上，一扬手“嗖”的一声，一支锋利的袖箭，腾空而出，飞向倭船，击中倭船上一倭贼头目，头目“唷”的一声，便倒在巨浪汹涌的大海里。

观升在快艇上，拉满角弓，一箭射向倭船，击中倭贼指挥船，倭船上的帆缆应声断折，风帆“哗啦”一声坠了下来，倭贼指挥船在海中随浪飘荡，船上倭贼乱作一团，“哇、哇”直叫……。

惠清和尚在珠船上奋力擂着大鼓，呐喊助威：“冲呵！杀呵！”呐喊声震荡着白龙湾的夜空。十几只快艇包围了倭船，海生、媚川、观升的快艇逼近了倭船，珠民用铁钩，钩住倭船，纷纷爬了上去。

海生在快艇上，纵身一跳，登上倭船，两个倭贼手执倭刀向海生冲了过来。海生挥动双刀，左右开弓，迎击倭贼，海生一个低架溜马冲近倭贼，刀一挥倭贼双脚被砍断。一倭贼在海生背后挥刀砍来，海生听到背后有风，急速转身左手挥刀一架，“铛”的一声，倭刀被震落海中，海生旋即挥起左脚，照倭贼小腹踢去，倭贼“哇”的一声，应声跌倒，动弹不得。

倭船上的另一隅，媚川挥动双剑，迎击几个倭贼，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媚川渐感不支，双脚一跃，跳上船楼。几个倭贼纷纷向船楼爬去。金俊在快艇上看到几个倭贼爬上船楼，便扬手一鱼叉掷向爬上船楼的倭贼。快艇上的珠民这时又向倭船主舰发射火箭，抛掷火球，倭贼主舰燃起熊熊大火。

主舰倭贼见着火，纷纷跳入大海逃命。

倭贼见主舰被焚，残余倭船纷纷驶向雷州方向逃命。此时在乌坭池海面等候多时的英罗寨义军，见一队倭船狼狈向雷州方向逃窜，张武便指挥二十多艘快艇，挡住倭贼退路。张武指挥义军向倭船抛掷火球，部份义军向倭船齐发矢石，倭船燃起熊熊大火。张武纵身跳上倭船，义军纷纷用竹钩钩住倭船攀越上船与倭贼激战。倭船上张武手舞单刀力战几个倭贼，经过几十个回合，这几个倭贼，都成了

张武的刀下鬼。倭船上的火越来越猛烈，跳入海中逃命的倭贼，被快艇上的义军用鱼叉击毙。经过一个时辰的战斗，倭贼又死伤过半，只剩几艘残破的倭船向海南方向逃窜。

晨光熹微，宁海寺的嘹亮钟声，响遍海隅。众珠民及义军驾着快艇，胜利返航。苏观升站在快艇上朝前一望，忽而失色，急忙用手向岸上一指，大声惊呼：“你们看！”快艇上的珠民，听到观升喊声，顺着观升的手指方向望去，只见蛋屋村浓烟四起，火光烛天，孩子哭喊声，老人的呻吟声和呼救声，一片乱哄哄的。千户田治领着士兵乘虚在村里横冲直撞，挨家挨户搜劫珠民财物。一个士兵的头目在马背上搭起弓箭，“嗖”的一声，将正在逃跑的老翁射倒，士兵头目催马走近老翁，将老翁背上的包袱抢走。

千户田治又率士兵冲到一珠民家，将一老妇人从屋内拖出门外，厉声喝道：“这个月的‘防卫捐’现在要统统交清……”

老妇：“大老爷，近月来海情不好，无法出海，我们连稀粥都喝不上，那有珠子交……”千户命令士兵：“快，给我搜！”几个士兵冲进老妇屋内，翻箱倒篋，搜寻珠子。

一群士兵闯进一户珠民家，抓鸡捉猪，把家具都砸碎了。

一声惨叫，一个老者被火海围困着。一个婴孩在火海里哇哇大哭。

海上，众珠民个个咬牙切齿，急疾地摇橹。

媚川姐妹，一个执着长剑，一个挎着腰刀，挺立船头，注视起火的蛋屋村。

金俊握起铁叉，英气勃勃，一手向海生和观升的珠船挥划：“你们往村东边包抄过去，我在村西截他们退路。”

珠船靠岸，海生、观升、金俊、媚川姐妹和众珠民分两队包抄回村。

蛋屋村已成火海。惨叫声，火舌舒卷，爆响不绝于耳。

村的一隅。一个孕妇倒在血泊中，气息奄奄，媚川姐妹赶至，扶她坐起来。

村的另一隅。一个小孩坐在地上，一手捂住胸口大哭，见观升走来，他用手频频指着村口外边。

这时，千户田治狞笑着，率领众士兵已向村外飘然远去。

观升等人无可奈何的愤然望着村外。

蛋屋村的西头，海生家的前面一幢木屋，已成火海，火海中一老汉在呼救，海生冲进火海抱着老汉从窗口冲了出来。“大伯，你没事吧！”老汉指指房子后方，用微弱的声音对海生说：“刚才你爹喊救呢，快去……”

海生把老汉交托给一个珠民：“扶他到安全地方。”说完望自己家门奔去。海生的家已是青烟弥漫，烈焰纷飞。久缠病榻的海生他爹，在挣扎着呼救。火舌不断地向他漫卷过来。海生越过浓烟，冲进火海，托起他爹。大火蓦地把海生的去路封锁了，海生抱着他爹，越窗而出。他们刚脱火海，“哗啦”一声，房屋坍了下来。

海生把他爹放置在空地上。他爹已被烧得重伤，奄奄一息。片刻，他从腰间拿出一把套上了皮鞘的珠刀，对海生说：“这刀是祖宗遗留下来的，现在我要交给你了。这刀沾渍着汗水，眼泪，还沾渍着血：我们祖祖辈辈靠它谋生渡活，同它一起，历尽艰险，受尽折辱，甚至毁家丧命，而祖宗也就凭它诛狗官，报宿仇，可是，仇，还没报完，你将来总得用上它。你看，它刚直、锐利、边棱丰厚而轻短灵便，如在平时，它韬藏鞘内，锋芒不露，非至紧要关头，决不随便出鞘，而它一掣出鞘，就如银蛟飞舞，制敌死命。我不行啦，你将来要给祖宗争口气，你要象这刀一样……”话没说完，竟溘然长逝。海生一面接过刀揣进怀里，紧紧抱着他爹遗体，哭得死去活来。

海生愤愤地：“这些狗杂种不给我们活路啦。”

劫后的蛋屋村，一片苍凉，到处传来哭泣声和唏嘘的叹息声。

北京内城。巍峨宏伟的慈宁宫。宫的正面重檐下，一幅镂金双龙戏珠大木匾，

匾上刻“慈宁宫”三个镂金大字。宫内的便殿上方挂着一幅朱书“亲亲仁民”的大匾。一队宫女在台阶下纤歌漫舞，环佩铮鸣，乐声悠扬，似醉似迷。听得出女乐唱的是《秋风词》：

落叶聚还散，
寒鸦栖复惊。
相亲相见知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殿堂上。神宗皇帝同王皇后、郑贵妃、皇太子常洛、寿宁公主、皇之孙由校、各女官、宫婢、众内侍等，陪着李太后正在观赏歌舞。神宗和太后等高兴得眉飞色舞。

这时，一内侍自外厢仓猝走至神宗面前俯拜于地：

“启禀万岁，沿海备倭总督兵部尚书人持告急表章入奏……”

这时台阶下急管繁弦，歌舞之声不绝于耳。神宗皇帝以一手拊耳，偏着头问内侍：“什么？”

内侍：“有火急军情。”

神宗皇帝微露不悦之色：“宣他上殿。”内侍再拜起，走出宫门。

一差官手捧鸡毛文书仓惶随内侍走进殿内，伏地跪奏：

“启禀万岁，倭贼大举入寇，势极猖獗，东南半壁、生民涂炭……”

神宗伸手接过奏章，稍一看了，撂在一边，不耐烦地：“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又复自望向台阶下边，旋而哈哈大笑。

不多久，又一内侍捧奏章一叠，急匆匆地自外厢进来。走到神宗皇帝面前匍匐奏道：“禀万岁爷，目下河南、陕西大旱，山东、徐州飞蝗成灾，福建、江西等处大水，纷纷送来告急表章……”

“唠叨什么！笨蛋。”神宗皇帝勃然大怒：“给我转发内阁去！”

内侍打着哆嗦，赶忙叩头，急急退下。台阶下方，仍旧是广袖轻舒，罗裙飘展，高唱入云。神宗和太后正看得出神，一女官自外厢走进便殿，向神宗和太后施礼说：“启禀万岁和太后，寿堂布置完妥。各方献与太后的寿礼也已到齐，专候万岁和太后到场检看。”

神宗皇帝和太后等，走进慈宁宫正殿寿堂。寿堂陈设富丽，灯彩缤纷，香烟缭绕，鼓角和鸣。寿堂正中挂着幅七、八尺大的“寿”字屏。巨大的寿烛光焰煜烨……

寿堂周围陈列着四方进贡的寿礼。众女官、内侍等簇拥着神宗、太后诸人步入寿堂。挨次走到琳琅满目的寿礼前边。

一支东北人参、一袭貂裘、一支珊瑚、一块玛瑙、一条象牙……太后看后不以为奇，一点表情也没有。她又慢慢地走过去。最后走到一个精致的雕花檀香木盒装着的一颗珍珠前边，但见珍珠大如箸顶，光芒四射。太后轻轻地拿起珍珠，赞不绝口。她把珍珠放在掌心，饱看了一阵，又放到头上的双凤翊龙冠上试了试，侧着头在琢磨得入神……”

太后端详了一会，顾左右问了一句：“这是那儿送来的宝珠？”

内官监太监谭纪见太后心爱那珍珠，便趋前施礼，谄媚地说：“启禀太后，这是安南王送来的合浦珍珠。”

“哦——咱中国的合浦？”

“正是，是合浦白龙所产，它叫‘南珠’。外国也产珍珠，产于西洋的叫‘西珠’，产于东洋的叫‘东珠’。东珠如豆青色，光泽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产于廉州府东南沿海，那儿的珠池有六处，杨梅、望断两个池产的珍珠最好。这还有诗为证呢。”

太后：“什么诗？”

“回太后的话，咏赞南珠的诗可多啰，奴才单记得一首——”

“你说说看。”

谭纪：“只四句儿，那就是：

天下南珠生合浦，
杨梅望断称‘珠府’，
玉润星圆千百斛，
奇光贯月胜仙都。”

“好诗，好诗……唉，你且说说，这珠可是最好的一颗么？”太后又着重地指指那颗珠，急切地问。

谭纪：“它不是最好的真珠。”

“是么？”太后惊喜地问。

谭纪：“奴才不敢说谎。常见宫里那种投于盘中滚滚走动的叫‘走珠’。走珠比这一颗珍珠好得多喽。”

太后，神宗等都点了点头，少顷，太后若有所思地喟然慨叹。

谭记在一旁看出太后的心思，在一旁进言说：“最好的珍珠是夜光珠，也产于廉州府白龙海面的杨梅池。”

太后：“是么！”

谭纪：“夜光珠晚上不但发亮，而且光彩绚丽。”谭纪得意忘形的说。

太后和神宗听得眉飞色舞，连连点头。少顷太后喟然慨叹：“可惜这颗不是夜光珠……”

谭纪又继续进言：“廉州府白龙海面的杨梅池产夜光珠最多，最好，夜里夜光珠在海上，真是光彩绚丽，炳然如皎月，光照千里……”有诗：

“嫦娥临空万里晴，
老蚌晒珠海透明。
宝珠神光照寰宇，

兆民康乐庆升平。”

太后：“果真如此？”

谭纪：“奴才不敢说谎，据说廉州府白龙海里的杨梅池的海底，四周怪石嶙峋，恍如城廓。当中四个一尺来高的石齿，拱抱一方近三尺高，匀整而溜平的大石，恰象四张园凳围着一张宽大的八仙桌。石凳旁边有两条四五百斤的鲨鱼。桌面正中一颗浑圆而莹洁的夜光珠，发射出一股奇丽的如彩虹光柱，凌虚而上，直贯星月。真是上掩星彩，遥迷月规。”谭纪说得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神宗惋惜地：“可惜宫中没有一颗夜光珠。”

谭纪：“夜光珠廉州府有的是，只消皇上下旨大采……”息了一忽，谭纪又滔滔不绝地：“明年五月，万岁生辰，又营造新宫，如果用夜光珠装饰宫殿，那就最好的了……”

神宗皇帝听了谭纪的陈说，欣喜若狂地叫起来：“是了，是了，下旨采珠！”他回头看看太后，太后决然地笑了。

神宗肃然对谭纪说：“大伴，朕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合浦去监采珍珠呵……”谭纪一听，内心说不出的喜悦，他欣然俯伏再拜：“奴才谢恩。”